安徽人的生活指南

2025.6.7
星期六 乙巳年五月十二
今日4版 第8802期

A·P·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国内统一刊号CN34-0062
邮发代号25-50

# 市場星報

阅读周刊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# 王凯：文学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



王凯，军旅作家

**记者：文学的爱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**

**王凯：**这个说起来就有点话长，能想起来的是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在我爸办公室看小说，他的书架上基本都是地空导弹和无线电控制方面的专业书籍，我现在也搞不清多出来的那些小说是哪里来的，因为他从来不看那些“闲书”。我现在印象最深的是《隋唐演义》和《说岳全传》这样的书，当然还有很多的连环画。小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看书，这可能是因为我家电视买得比较晚，别人放学回家都可以去看《聪明的一休》，我和我姐只能回家听收音机。上了中学以后看文学刊物相对就多起来了，县城邮局里会有很多文学期刊销售，像王朔的《空中小姐》这些小说都是那时候看的。看得多了有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也想写一写，我记得上中学时语文老师让每天写日记上交，我感觉自己实在没什么可写的，还写过一段时间的武侠小说，老师后来有一天给我批了一个“写乎？抄乎？”然后就说我不用交日记了，正好我的武侠小说也编不下去了。现在想来，那时候自己有了点写作冲动，但完全是没有创作能力的。

**记者：1995年发表在《解放军文艺》的《感受戈壁》是您的处女作？**

**王凯：**对，这是我第一次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，一共只有1000字，发表在1995年第7期《解放军文艺》的“读者之窗”栏目。这个放在杂志最后一页的栏目好像一共就办过这一年，正好被我给赶上了。之前在军校的时候，我也写过一些不怎么着调的诗和小小说，也投过很多次稿，但是从来没有发表过。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正好是1995年的“五一”，连里的兵都去找老乡玩去了，我在宿舍里没事可干，就拿稿纸写了这么一篇小短文，然后寄了出去。没想到两个月以后居然收到了样刊，把我给激动坏了。因为刊物发表时把我写给编辑部的一封短信同时发了出来，上面有我的地址，所以我还收到了几十封“读者来信”，他们哪知道我前两天也还是个读者。我们领导知道这事以后也挺高兴，还要把我从连队调到政治处去当新闻干事，所以当时还是得意了几天的。

**记者：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哪些作家作品对您的创作影响比较大？**

**王凯：**真正的文学阅读主要还是在中学和军校时期，除了跟我姐看一些文学期刊，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来源是基地图书馆。那个图书馆其实就是一间大房子，里面放了几十个书架，第一排是满架精装的马恩列斯全集，再往后就是全套的二十四史，然后是网格本的世界文学名著，我印象中特别清楚的还有带着木刻插图的儒勒·凡尔纳的科幻小说，反正有好多好多书，现在想起来那些书简直是太好了，可惜那个图书馆后来被改作了连队宿舍，里面的书都不知道被弄到哪里去了，早知道的话我肯定得借走一大堆然后赖着不还，现在说啥也没用了。

后来毕业回到戈壁滩，那地方没什么娱乐，我把我们连队小图书室的书都看了个遍，我记得冬天的中午饭堂很冷，我就把饭菜用一个大碗打回宿舍边看书边吃，有一段时间我没什么可看的，吃饭时就拿着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来看。不过回头再看，我读的书和很多写作的朋友们比起来少得可怜，直到前些年从机关去了创作室才又开始看一点书了。但书永远也看不完，所以也不强迫自己，能看多少看多少。读过的很多作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会对自己有所帮助，大师们就更不用说了，这方面我感觉自己没什么发言权，不过我倒是想起来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山西作家钟道新的小说，读起来特别过瘾，可惜他去世得比较早。

**记者：您更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？**

**王凯：**历史是我从小就比较喜欢的，小时候看林汉达的《前后汉故事新编》到现在还记忆犹新。那时候我甚至还想过以后要是考大学的话一定要考历史系。最喜欢的史学家是司马光，因为我曾花了两年的时间通读了中华书局二十册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完了不过瘾，又看了一遍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当然了，后者全都是袁枢用《通鉴》原文重新编纂的，看的其实还是司马光。我书柜里的史书也比文学书要多，除了史籍之外，像陈寅恪、吕思勉、周一良、王仲荦、田余庆这些史学家的著作我也读过不少，像《东晋门阀政治》就看过三遍，每次都很有收获。

当然我只是读个热闹，很多时候是当故事看的，之所以喜欢前四史和《通鉴》这些史籍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觉得语言极好，一件复杂的事情能讲得脉络清晰，入传的人物几句话就描绘得栩栩如生，感觉特别好。但要从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这么大的概念来说的话，我其实只是个门外汉，不过唐诗宋词这些还是很喜欢的，上学的时候老师不要求背诵的古诗古文我也喜欢把它背下来，我喜欢里面的韵律感和文字的美感，而且那些诗文背起来又那么上口，会感觉人的情感一千年前就被写得如此精准，以至于我们都无话可说。我在连队当指导员的时候，每天洗漱后早饭前都会背上一首，然后带队去饭堂的路上在脑子里默念，不过那是年轻时候的事了。

**记者：文学在生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？**

**王凯：**应该就是上军校的时候吧，那时候我就很想当一个作家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成为一个作家，因为我那时候还不怎么会写东西呢。或者说，那是一个只有创作冲动而没有创作能力的阶段，所以作家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梦。人一生中能有一个像写作这样持久的兴趣挺好，它会让你感觉自己还是个挺有追求的人。到了中年，文学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，就像一个喜欢长途骑行的人，你觉得那样有意思，能对抗无聊和空虚，这么说的话，文学或者写作对我来说的确是一种重要的精神生活，如果没有文学，我很难想象自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
**记者：您有枕边书吗？**

**王凯：**枕边书倒是一直有，因为睡前我总会看几页书，有助于催眠。但这个没有固定的，看完哪本就换掉了，没有哪本书会一直放在床头柜上，如果看完或者不看了我会收起来，不然就只能吃灰。以前我看《资治通鉴》之类的书时基本都是睡前看的，不过以我的能力，睡前看看小说是种比较好的选择，前段时间我看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，看不了三页就睡着了，后来只好改到白天看。最近两年我的眼睛花得厉害，就改成了看电子书。里面装了好多书，想看哪个就看哪个，而且电子书自带字典功能，不认识的字可以随时查，还可以随意缩放字号，感觉还不错，也许以后会一直这么看下去。

**记者：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？会记笔记吗？喜欢快读还是慢读？**

**王凯：**我看书不快，一般情况下同一时间只看一本书，看完了再换下一本。不过基本没有做过笔记，顶多是看到特别好的或者特别重要的地方拿根红笔划划线，所以我读过的书看起来都非常新。换了电子书之后，喜欢的地方会作标注或者收藏成图片，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基本不会再翻看，所以我看书是比较懒的。

**记者：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，您会选哪三本？**

**王凯：**能带电子书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一个电子书就足够了。如果不能的话，我觉得我可能会带上从来也没看完过的《古文观止》和《尤利西斯》，再带上一本当年没学好的《高等数学》或者《普通物理》，帮我在快发疯的时候保持理性。

**记者：假设策划宴会，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，您会邀请谁？**

**王凯：**这是我最不擅长的事情了。我只能设想一下，在一个大宴会厅里，把我喜欢的各位文学师友都请来，我可能还会请司马迁和司马光，请嵇康和阮籍，请白居易和李商隐，请杜甫和苏轼，请冯梦龙和曹雪芹，请卡夫卡和福克纳，请雨果和毛姆，请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，鲁迅先生很可能请不动，但也可以试试……反正古今中外一概不问，但酒必须是酱香型。大家纵情高歌，举杯痛饮，忘了今夕何夕，只愿此刻永驻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编辑 江亚萍 版式 阮进 校对 吴巧薇